

第一章

揣着一颗被伤透的心真是要人命，特别是伤透这颗心的人是个地地道道的王八蛋。

确切地说，是个名叫“迪克·海沃德”的王八蛋[1]。

罗瑞不高兴地正了正自己的领结——那是个免系领夹，因为他才没把这事放眼里——手指插进他火红色的发丝中间。

看起来摆正了，不管啦，他跑下楼梯。罗瑞在门口停了下来，门的那一边是“苏利文酒吧”——罗瑞和他的双胞胎姐姐罗碧共同经营的产业。呃，他们只有命名权和经营权，并无所有权。

他心里不舒服。这就是关键：他们租了这里，而那个（至今还没露过面的）混账新房东刚刚涨了租金。是啊，那个贪婪的禽兽认为港湾城的这一片是黄金地段，租得贵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而酒吧的生意一如既往——将将不至于亏本——这令罗瑞和罗碧生活拮据到几乎没有安生之地。

噢对了，那颗破碎的心呢？还在的。当然还他妈在呢。

罗瑞深吸了口气，唇边挂起了得意洋洋的假笑，走出门去面对外面的世界。

酒吧里充斥着自动点唱机的音乐声以及台球桌上的击球声音，四周都是嗡嗡的交谈声——普通的周四夜晚。酒吧里都是

些常客，住在附近的暗之民——会魔法的人类和幻形者们相结合。一群底层百姓罢了，在苏利文酒吧这样的地方倒也不显得突兀。

很明显，理查德·海沃德这样的人根本不会涉足这样的地方。

罗碧先看到了罗瑞。双胞胎感应嘛。也可能她是特意在等着他出现，好拥抱他告别。很可能是后一种情况。

“你收拾得挺利落。裤子不错。”她嬉笑着用肩膀撞了一下罗瑞。跟罗瑞一样，她也是一头红发，但罗碧的头发卷得太厉害，所以她总是扎个团子头。

罗瑞伸开胳膊展示了一下自己这身可笑的西装。“是啊，要应景嘛。至少这是你未婚夫说的。”

罗碧撅起嘴。她没有说乔什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是为了帮助大家渡过财政危机之类的话。乔什本身是个帮厨，工资也不高，但他确实给罗瑞介绍了兼职的活儿——在乔什工作的承办酒宴上当酒保。问题是，这样就需要罗碧一个人料理酒吧。目前来说也确实别无他法。

他们缺钱。

“嘿，我没事的。跟乔什说，让他下班时给我打电话。”罗碧说。她琥珀色的眼睛里闪着光，犹如火焰般炯炯有神。

罗瑞点了点头，踏入酒吧内堂。

塞思和科纳是他的好朋友，此时正倚在吧台上。

“瞧瞧你，捋飧起来了。参加婚礼吗？”塞思问道，靠在高脚椅背上。他喝着古典鸡尾酒，估计今天过得不大顺心。

罗瑞可没有嫉妒他。如果他觉得为了维持生计而打两份工很苦，那么在港湾城当警察可就更惨了。

“没，找了份脱衣舞的兼职工作。想让我跳一段吗，科纳？”罗瑞问道，对着塞思的男朋友兼搭档抛了个媚眼。休闲的黑色长裤跟白衬衫很搭调，而黑马甲和领结则是锦上添花。罗瑞还戴了袖箍——管它叫什么呢——反正绑在他的上臂上。承办公司对这次盛宴的着装规定就是一定要他打扮得光鲜亮丽。不过好在只要罗瑞遵守着装要求，他们就没有对他胳膊上的刺青以及左边眉毛上的眉环提出异议。

科纳是一位狼形者，对罗瑞的话报以微笑。这让他脸上的伤疤都皱了起来。“不了，谢谢。”

“嘿，你干嘛不能给我跳上一段呢？”塞思嬉笑道，抿了一口酒。他紫罗兰色的眼睛闪闪发光。就像以前一样，他把淡金色的头发梳成了马尾垂在身后。

罗瑞笑了。“我又不喜欢你这一型，艾尔玟。不管高中时候我是怎么说的吧。”

塞思皱起脸。“是啊，现在你只对那些看得见吃不着的男人感兴趣。你这样找着汉子了吗？”

罗瑞绷紧下巴努力保持表情平静。冷静。别像他那颗心似的，没用又固执。但是脸蛋已经开始发烫，指尖的火焰也呼之欲出，他只得努力憋回去。“找不到，一点都找不到。”他

嘟囔着。

“该死的。抱歉，我不是有意的。”塞思说着向他靠了过去。

罗瑞不情愿地退了一步。他此刻可不希望被预见师触碰，而塞思·艾尔玟就是一名预见师。“嗯，没事。”

“没心没肺。”罗碧从吧台后出来时弹了一下塞思的耳朵。“看好你的人，科纳，说真的。”当她来到罗瑞身边时，伸出双臂用力抱了抱他。

是啊，整个酒吧的人都看着呢。不过罗瑞不在意。他的境遇已经尽人皆知了，被看到抱抱也不会坏到哪儿去。

“会好的。”她低声道，说得很小声，只有罗瑞或那些幻形者能听得到。

“嘿，我没事。挺好的。已经两个月了，你觉得我还没缓过劲儿？”罗瑞说着微笑起来，笑得太用力令他腮帮子疼。

罗碧翻了个白眼。“如果你想的话，我可以随时去烧了他的房子。”她说着，手心中燃起一小簇火焰。

“嘿，这可是在警察眼皮底下。”科纳说着亮出了警徽。

罗碧哈哈大笑。“如果我要干的话，肯定先确定里面没人在。另外就是，我觉得塞思不会有意见。”

塞思耸了耸肩，拿起酒一饮而尽。他的脸色苍白。“去吧。海沃德家族里的人全是王八蛋，还都起名叫‘迪克’。”

罗瑞喷笑一声。

罗碧和塞思不过是开玩笑，罗瑞明白，但这个想法闪过他的脑海。可惜理查德·海沃德不止是个住豪宅、在自己老爸声名显赫的公司里高就的典型富家子，他还是旧族[2]的一员——一名附魔师。他的房子肯定能防御诸如罗碧和罗瑞这样的火法师的法术。

潜意识里，罗瑞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像迪克这样的人会看上自己。不可能是反叛期吧——大家早过了那个年龄。相互吸引？毫无疑问，肯定是有的。最初，迪克似乎很……与众不同，就像塞思。他固然是旧族的一员，但他的行为完全不像，没有“吾优于尔等”的那种趾高气昂。

除了最后时刻，他原形毕露。

“你期望我能与你共度余生？一个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的粗鄙酒保？噢，还是个男的？我家里对我可是寄予厚望呢。”

是啊，罗瑞不是没有想到这一层。只怪自己太傻、猪油蒙心，对整个事情充满荒唐的想象。

现在迪克跟别人订婚了——一名符合他家族厚望的女、性。而罗瑞要在接下来几小时里去陪笑有钱人，挣的钱还（他妈）不够塞牙缝。

一句话，活着太难，但他得继续。

不，他已经过了“噢，我希望你回来”的伤心欲绝阶段。但他也还没能达到“我已经接受现实并开始勇往直前”那一步。

目前，罗瑞处于“我想给前任一点厉害尝尝”的阶段。

罗碧最后捏了捏他的手，对他报以勉强的微笑。“噢，别待得太晚。明早要跟新房东见面，但我要去试婚纱还有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！我会去的。没问题。”罗瑞说着退了开去。又是一件需要操心的事。但如果运气好，他没准儿能说服新房东降点租金。

挥手作别之后，他出门踏入了夜色之中。

今年港湾城早早入秋，夜色中的寒气轻抚着罗瑞的脸，吹进他笔挺的棉衬衫。他没有拿外套，火法师能自生热。只要不身处在零下的气温中，他就不会感觉到寒冷。

他为了省油钱和停车费，坐电车去打工。罗碧肯定得赞他会过日子。

晚宴在一栋高层大厦里举办，那建筑的外墙由玻璃和金属构成，风格与城里其他爵士时代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格格不入，但几乎没人有意见。罗瑞上了电梯到达顶层。应该是某种房地产相关的晚宴。罗瑞无所谓，他只希望与会者能多给点小费，但大概没可能。

见到罗瑞进门，乔什露出了笑容。“嘿。挺精神啊。吧台在那边。是包场畅饮的，你知道怎么做。如果没酒了，可以去厨房拿。让服务员去就行。你可以休息两次，每次十五分钟。要休息的时候打个招呼，我们好找人替你。”

罗瑞清楚规矩，但他还是听着乔什讲完，并拍了拍这名猫形者的后背。“明白了。我去就位了。”

乔什跟在他身后，胳膊肘戳在吧台上，身体前倾。他低声道：“罗碧挑好了婚纱吗？”

罗瑞叹了口气。“你干嘛不直接问她？她是你的未婚妻。”

乔什耸了耸肩道：“她说你会帮忙，根本不许我过问。你会给我透露点她的情况，对吧？”

当乔什和罗碧决定喜结连理时，罗瑞没想过自己会参与到姐姐的整个婚礼计划中去。而且如果结婚的是他，那他肯定会一切从简。谁会去留意请帖上的字体呢？或者配色是否协调？他的婚礼主题色？黑的。因为他永远不会结婚。

罗瑞摆弄着杯子，将酒瓶按照自己的习惯码放好。他试了一下苏打枪，想用它射乔什的脸——鉴于对方还在说婚礼的事——但还是忍了。

乔什对这事过于兴奋了。但他沉浸在幸福中，有权兴奋，至少罗瑞内心的小天使是这么跟自己解释的。而伤心的小恶魔还是想朝乔什的脸喷苏打水。

罗瑞答应罗碧和乔什把酒吧楼上的公寓让给他们。那里面积挺大，包括三间卧室和两间洗手间。完美的新房。他得另外找地方住。他想在附近找间一居室，如果负担得起的话。

罗瑞一直哼哼哈哈地用毫无意义的话搪塞乔什，对方似乎也不在意，或者说根本没注意到，最后总算回厨房去了。

一名身形纤瘦长发梳成辫的华裔男子吩咐侍者们到位。罗瑞观察了一下那人——漂亮得过分，但他不介意跟这样的人来场

一夜情。天啊，只要能让他暂时忘记迪克，跟谁一夜情他都乐意。

宴会正式开始后，罗瑞忙到根本没时间注意别人：这边要加冰苏格兰威士忌，那边要金汤力，还有蔓越莓伏特加、马提尼。他机械地应付着，必要时还得微笑，但后来发现来宾对他高兴与否根本不在意，便马上垮了脸。

他只是个酒保，谁会在意他呢？

现场的音乐是某种轻爵士，更像是电梯里放的那种玩意儿，称不上真正的爵士乐。罗瑞假装不反感。但如果他能戴上耳机听自己的音乐就好了。听点适合现在心情的曲子。

当所有人都端上饮品之后，派对进入了高潮（罗瑞是故意称之为“派对”的），他靠在一边双手抱胸，看着西装革履的人潮，听见些只字片语——是关于黑街地产买卖的。

除了搞群租房的包租公，罗瑞不知道谁还会想在黑街建房。塞思和科纳说过，夏季的大整顿之后，犯罪率有所下降，那次抓了不少毒贩头子和幻形者黑老大。看起来，港湾城最穷的街区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乱了。

罗瑞皱起眉。正如迪克的“善意”提醒：如果他不能解决好自己的生活问题，黑街就会变成他的归宿。

要苏格兰威士忌加冰的那位仁兄金发碧眼，长得挺帅，他靠在角落里，身后还跟着个面相不善的保镖。罗瑞觉着那保镖还挺辣，然而那人根本没注意到他。也许是个直男，或者有伴儿了，又或者两者皆是。

罗瑞叹了口气。

“干邑白兰地。”一个低沉的声音道，把正发愣的罗瑞吓了一跳。

“马上，先生。”罗瑞说着瞥了一眼点酒的男人。

他比罗瑞高一到两英寸，肩膀也更宽。亚裔，下巴坚毅，颧骨突出。迷人的深色眼睛正盯着他，一头黑发刚好擦过太阳穴。

罗瑞不自觉地吞了吞口水，开始倒酒。

那男人看着他倒酒，将粉色的舌头伸了出来舔过嘴唇。“喜欢这派对吗？”

“先生？”罗瑞将玻璃杯推向前问道。

那人先是用手指抚弄着杯口，之后品了品酒道：“你似乎兴致不高。”

妈的！难道因为罗瑞没有跪舔这家伙，就要被投诉吗？这人是那种拿身份压人的无赖吗？他想勉力傻笑，但终究只露出一丝惨笑。他干嘛要在乎这些破讲究？“有吗？好吧，这个派对，就像你说的，挺没劲。”

男人笑了起来，深沉的笑声荡气回肠，显得魄力十足。“正是。不合你的风格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”

罗瑞耸了耸肩，开始擦拭一只杯子，不让自己的手闲下来。“首先要有好曲子。如果你想弄爵士风，那就放真正的爵士

乐。跳跳舞也不错。脱衣舞怎么样？但我觉得对于这群人，可能脱衣不大合适。”

男人抿了一口酒，嘴唇吻着玻璃杯。“什么样的脱衣舞？”

“你是问男人跳还是女人跳？男人。那种器大活好但没节操的坏小子。”罗瑞的话根本没过脑子。他不应该跟客人说这些，但他没法控制自己。这差不多就是调情，好吧，总比什么都不说好。

“这两种品质都是我最喜欢的。”男人说着举杯。

妈的，“型男先生”还回应了他的挑逗！罗瑞的视线移，巡过对方有力的双肩以及强壮的胸口。肌肉把衣服撑得鼓鼓的。

很不错。

罗瑞还没来得及说什么——或者说，不露声色地邀请他打一炮——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。

“查理！好久不见。爸爸说上周你又赢了他，你一直在苦练挥杆吗？”迪克·海沃德说。他拍着一个老男人的肩膀，露出他那愚蠢的帅气笑容，洁白的牙齿完美展现——有点过于洁白且过于完美了。

他来这儿干嘛？

罗瑞攥着玻璃杯的手指收紧了，身上发热。体内的火焰叫嚣着想要释放，把他烧成灰烬。最糟的是，自己的心恨恨地搅紧了一看到那混蛋的脸的一刻，他的心碎得更加彻底，想起

了他们之前共同度过的十一个月。美好的十一个月。也许只有罗瑞这么想。

“唔，理查德·海沃德。你认识他？”男人微微眯起眼问道。

罗瑞捕捉到了男人瞳孔周围那一圈金色，在黑暗中闪耀。是幻形者，但罗瑞判断不出对方的品种。“是啊，”他嘶哑道，“我前任，如果你相信的话。”

为什么迪克会偏偏出现在这个派对上？然后他恍然大悟了：这是某种房地产派对，而海沃德家族的公司正是做地产生意的。

他妈的。

“我相信的。”男人说着将空杯子放下。

罗瑞去够杯子，他们的手指碰到了一起。火花如电流般猛然击中他。“抱歉，先生。”罗瑞说。

“没事，再来一杯。”

罗瑞一边留意着迪克一边斟酒。

那男人端起酒瞥向迪克。至少海沃德家族的这位继承人是孤身赴宴，罗瑞今晚不想看到自己前任和未婚妻一起。一个就够闹心了。

“你还爱他吗？”

罗瑞眨了眨眼，深吸了口气。“什么？”他的注意力转回了男

人身上——不管他是谁吧。

“你爱你前任吗？”他慵懒地倚在吧台上，但肩膀却还绷着劲儿。

“呃，不。好吧，我想一开始是的，但现在.....干嘛问这个？”罗瑞皱起眉问道。

男人没有回答，他身体前倾露出笑容道：“想跳舞吗？”

罗瑞觉得自己的脸烧红了。身为皮肤太白的红发就是有这种烦恼。“你他妈在逗我？我在工作！”

男人耸肩道：“我觉得理查德还没发现你，他忙着为他老爹出面跪舔生意场上的伙伴。一直如此，不是吗？如果能让他侍者来顶替你，我就可以拉着你在屋里跳舞转圈了。”

“然后所有人都会注意到我！不，算了。”罗瑞咬着牙道。

“注意到‘我们’。如果理查德看到你跟我在一起，他不会高兴的。我保证。”

罗瑞攥紧拳头，忍着不去拽这混球型男的衣领。好，罗瑞想报复，但让迪克不爽一阵子能起多大作用。“就这样？你帮我在这糟心派对上气我前任？大手笔！但你干嘛要这么干？”

“因为我盘算着把你带回家干了。”男人好似在谈论天气一般风轻云淡道。

一股火热蹿向罗瑞的下腹。现在他们又开始互相调情了。他

倾身靠在吧台上，近得可以看清岁月在男人眼角抹上的细纹，以及他棱角分明的颧骨。妈的，他这英俊的容貌配上一副“有胆就上前撩我啊”的气场真是赞。“噢，是吗？也许是我来干你呢。”

男人笑了起来。“有意思。我们可以比试决定。”

如果这男人是个幻形者，多半是觉得自己会赢。要不是迪克正朝吧台走来，罗瑞恐怕会笑喷。迪克随时可能到来，他俩就要在那漫长得可怕的两个月之后，首次面对彼此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男人问。

罗瑞无比费力地吞了吞口水——感觉像在吞台球。“好吧。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罗瑞还没反应过来男人就扬起了手，而一名侍者进入了吧台。之后男人就将罗瑞拉到自己身侧，一起步入人群之中。

妈呀，他干嘛要答应啊？

“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”他低声在男人耳边道。换在夜店里，这句话他说过多少次了？自己都想冷笑。

“叫我刃，沙利文先生。”

发音有点像金酒的“金”[3]。

罗瑞口干舌燥，他明明没有告诉这个叫刃的男人自己的名字。但那有力的手掌将自己箍在其身侧，如果他挣脱的话就会显得古怪。不管这代表什么，都会败露。为什么罗瑞要答

应？因为一旦牵扯到迪克，自己就会（真的真的很）犯傻。根源在这儿，没有其他解释。

更糟的是，迪克就在眼前。做好准备，转身去面对自己的过去吧。

罗瑞希望自己能够好好欣赏迪克的表情，但他心里很难受，而且如果他吃了饭，肯定要吐出来了。

迪克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他看着眼前的两人，惊得合不拢嘴。

“理查德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”刃说道，并没有去握迪克伸出的手。

迪克很快将手收了回去，眼睛在罗瑞和刃之间来回游移。“我肯定会来。你给我发了请柬，我不会放过认识竞争对手的机会。”

刃咧嘴笑了，犬牙微露。不是面对罗瑞时那种调情笑，而是掠食者盯上猎物的笑，与性感的嬉笑无关。罗瑞很庆幸自己没有被那样的目光盯上过。“竞争对手？听起来像是你有机会赢得区域规划委员会青睐似的。”

迪克松了松领带，目光锁定在刃的脸上。“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机会。也许手段还会很文明呢，月先生。”

罗瑞拼命忍住想烧掉这混蛋头发的冲动——呃，他也不确定到底该烧这两个混蛋中的哪一个。刃就这样把他推到了某种奇怪的商业竞争中，罗瑞可不想待在这儿。

这时，刃有力的手掌落在了他的胯部。“拭目以待吧。抱歉，我要跟我的约会对象跳支舞。”

罗瑞差点嚷嚷着抗议，但当刃搂着他开始跳华尔兹时，还是忍住了。他花了点时间跟节奏。

一二三。一二三。

这一刻，他从未如此感激过自己的母亲。小时候，她总是带着他们在屋里跳舞，教他们关于华尔兹的一切基本功。

刃笑了，那种掠食者的神情消失了。他一只手搂着罗瑞的后背，一只手将罗瑞的手紧紧握住。一旦跟上了节拍，刃就让罗瑞领舞。

他心中燃烧的怒火就这样平息了下去。

平息了一点吧。

一二三。一二三。

拍子完全合不上华尔兹，但这音乐本就糟糕得不行，所以他没说什么。另外就是，他还有事在烦心。

“我可不是被你用来.....不管你在搞什么的傀儡！”罗瑞不悦道。

“你当然是了。我的游戏里，所有人都是傀儡，直到有一天他们能证明自己不是。我有得是钱。这就是我的作派。”刃说着，火热的呼吸喷在罗瑞的脖子上。

这令他的老二一阵颤动，脚趾也蜷起来了一些，只是一些。是啊，这可不是自己预想中的反应。罗瑞希望能心生反感，妈的，但他没有。

他能感觉到迪克的视线落在自己的后颈（他的前任在看着自己，也许还嫉妒上了）。

扳回一局。

更重要的是，刃强壮的胸肌压在罗瑞身上。当注视着他时，刃的瞳孔四周都燃起了光芒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？”罗瑞低声问。

刃狡猾地笑了。“你出现在我的派对上。我认识这里每个人，帮工也不例外。”

“我不是帮工。”罗瑞咬着牙道。他应该挣脱刃的束缚，但刃太强壮了。难以言喻，强壮得让人心惊。“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”

刃让他转了个圈，之后倾身令其后仰。罗瑞不再领舞。“龙，”刃在罗瑞的唇边低语，将其拉起身，“而你只是个魔法师。”

罗瑞倒抽一口冷气。龙形者？他之前从没遇到过，但他听说过不少关于他们的传闻。他们是已知最强大的幻形者，而现在正抵着自己的这人就是其中一员。“噢。”罗瑞说着，心里怨念自己的反应。

刃的唇边滑过一丝微笑。“现在你是想配合我的演出，还是

回到吧台后面去？如果愿意配合我，今晚我会付你双薪。”

“三薪。”罗瑞想都没想就跟一头龙讲起价来。

“噢，我喜欢。那就三薪。快去洗手间吧。我觉得理查德肯定等不及要跟你单独相处一会儿。”刃愉悦道，他慢慢地放开了罗瑞。

罗瑞向后退了一步，心脏跳到了嗓子眼，转身离开。他走到半路才意识到自己正按照那个混蛋的意图走向洗手间。妈的！说好了不当傀儡呢。但如果他折回去大闹一场.....

好吧。只有今晚当一次傀儡，就这么办！

令罗瑞更烦的是，刃是对的。他刚进入洗手间，迪克就尾随而来并关上了门。

罗瑞在镜子里看着自己的前任。“我先来的，你尿急到这种地步？”

迪克看着他。他的头发是蜜金色的，发型完美，深蓝色的西装估计跟罗瑞的车一个价钱。他眨了眨眼道：“你换了发型。”

罗瑞冷笑一声，抬手摸自己的头。他的手掌拂过侧面的寸发，将头发聚拢到中间。“是啊，我经常换的。谁让我没那么多混蛋去跪舔，也就没必要把自己整得老气横秋。记得吗？我只是个寒酸的酒保，连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。”

“罗瑞。”迪克声音里含着一丝恳求，语气就跟他当初解释为什么他们谈恋爱得避人耳目的时候一样；为什么他们不能去

闹市区的饭馆吃饭；为什么罗瑞配不上上海沃德家族和他们的社交圈。

罗瑞今天可不吃这一套。“什么？还有人在等我呢。”

迪克皱眉道：“你跟了月刃？你觉得我会相信他看上了一个——”

罗瑞的指尖冒出了火星，他放任火焰窜出。“一个什么？我？是啊，他还真看上了。意不意外？”

迪克抓住罗瑞的手臂。“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他是个危险人物，可能在利用你。我不希望你受伤害。”

罗瑞将自己的手臂抽离，他特别想对着迪克那张完美的脸来一拳，但忍住了。不希望他受伤害，呵？太晚了。“噢，瞧这话说的。利用我？让你想起谁来了？我能照顾好自己，谢谢。现在快他妈让开，不然我就尿你鞋上。”

这让迪克回过神来。他拉开门走了出去，也许是不想让自己那双高级意大利乐福鞋沾上尿。可惜，罗瑞挺想这么干。

他对着镜子给了自己一个冷笑。

是啊。那可就值了。能惹恼迪克真的值了。跟一位龙形者勾搭还能拿三薪，真值！比整晚闷在吧台后陪笑权贵强多了。对比之前两个月里发生的每一件事，今晚真是棒极了。

也许，只是也许，事情在好转。

[1]迪克写作Dick，是下文“理查德（Richard）”的昵称，也有鸡巴和混蛋的意思。

[2]Old Families，本系列设定中对有钱有势的魔法世家的统称。旧族对法术有高低贵贱之分，附魔师等“正派”法师被视为崇高的族类，而元素法师则被视为低等施法者，具有动物形态的幻形者位于歧视链底层。

[3]“月刃”原文写作Jin Yue，他是中日混血，“月”是继承中国父亲的姓氏，“刃”则是日语发音jin/gin。—作者注。

第二章

刃没有跟那个火法师上床。

欲念折磨了他一个晚上。龙的本性驱使他想方设法带罗瑞回家。他可以为此变更计划，但还是将想法压制了下去。他还会见到苏利文先生的，也许届时的气氛不会太好，但目前他还无法去操心这事。

派对按照预期推进，包括理查德·海沃德的到来。这位附魔师从卫生间出来时看起来深受打击，信心全无。之后整个晚上，亲爱的理查德再也没有能重拾自信，这让刃很高兴。

罗瑞出色地完成了他所担当的角色，这也令刃开心。他们靠在角落里聊些有的没的。火法师似乎不怎么关心刃为什么要惹恼海沃德先生。

他问得越少越好。

罗瑞有点喝大了，当来宾们渐少时，他的目光开始涣散，显得神志不清。

刃给了罗瑞承诺的三倍薪水外加一百块小费。之后，他跟罗瑞以及三合会的另一位头目霏一起走去停车场，霏会开车送火法师回家。

罗瑞毫无怨言地坐在后座扣上了安全带，嘟囔着明天还要跟新房东见面。

刃笑了。

霏关上车门，扬起眉毛。“到了明天他肯定会恨你。”

刃笑道：“我知道，那对他会有好处的。你也看到他精神气有多好了。”

“我以为只有伊恩专门搞些烂计划。”霏不满地嘀咕着，也上了车。

伊恩·布莱克，黑狼帮的头目，当然是听不到这话的。刃也没有回应霏的讥讽。霏的资质可谓十分出色——优秀的领导者，能够激励身边的人。他不是那种观念狭隘之人，但他还没有树立起大局观。

刃，不，是他们所有人，需要罗瑞·苏利文去做这件事，也只有罗瑞能做到。而且他一定会做，因为他别无选择。

刃没有再回到派对上，他徒步走了一小段路来到黑狼帮的新总部，敲响了大门。

米罗，黑狼帮的末狼也是罪的命定伴侣，笑着开了门。他是个瘦小的狼形者，但他的笑却令整个房间亮了起来。“嘿，我们成功了。但伊恩和破雷克还没回来。罪也没。噢，我说的‘我们’是加上菲斯克，但我觉得你能理解。”

菲斯克靠在沙发上，典型的猫形者做派。他那双绿眼睛半眯着，显得他好像随时要睡过去，但手却捏着一个U盘举起来。“让他先付钱，米罗。然后他才能拿走这个和另一个包裹。”

刃叹了口气，掏出手机点了几下。“好了。转账到伊恩账户了。”

米罗的手指在电脑键盘上快速敲击了几下。他点了一下头。“到账了。哇哦，为这玩意儿你给了好多钱呀。”

“希望值得我费的这些周折，小狼崽。”刃说着拿下U盘，放在手里端详——紫色的塑料壳触感温暖。之后他又拿起了一个白色小盒子。因为蓄了魔法，也同样的温暖。他打开盖子看了一眼：里面是一对黑色皮质手环。正是刃用来控制火法师的工具。

“我按你说的做了，你会不会用就与我无关了。”菲斯克说。

他们都为黑街付出了代价——黑狼帮放弃了自己的领地。暴力

冲突中，三合会每一方都有人丧命。现在所有的帮派都集中在刃和霏手下，霏是虎会的前头领。

在肃清了毒品和暴力后，刃不会赶走那些以此地为家的人们。这却是海沃德公司的目的，刃不会答应。

“我很快会给你派新活儿。”刃说完就离开了。

好玩儿的事才刚刚开始。

* * *

回到中华城自己的顶层公寓办公室时，刃双眼刺痛。他今晚不打算奔波回到位于奥兰多湖区的宅邸去了。但他明天得过去吃早午饭，那边有个会。

之后他想起了罗瑞，便笑了起来。

霏认为这个火法师会恨刃，但刃自己不确定。罗瑞不像霏那样，多年来把怒火憋在心里。不，罗瑞被情所伤，但他不是脆弱的人。他是一名斗士，令人垂涎。与刃以前遇到的人都不同。

火光在罗瑞（真的如火焰般）明亮的琥珀色眸子里闪耀着，比霏眼中的光及米罗眼中渴望被认可的光，都要明亮。

罗瑞人高马大谈不上漂亮，但也不算那种糙汉风格的英俊。折中得恰如其分。他两侧的红色头发被推得很短，中间却留

得很长。左边眉毛上还穿了环，估计被衣服遮住的部位还有一刃贴上他胸膛时感受到了乳环的存在。结实的手臂上纹了纹身，刃同样认为纹身在他身上也不止一处。

他的步态一看就是那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人，初次交谈也表明他不会财富和权势所吓倒。

这正是刃所希望的。也正是这次想要成事所需要的。

他坐在自己最喜欢的椅子上，打开笔记本电脑。时间已经很晚，但他还是得在睡前查阅下信息。

文件逐一在电脑上蹦出，刃一个个打开。海沃德对于黑街的计划远不如他的有建设性。公司的CEO老海沃德与他的年轻金发情妇在一起的照片一旦曝光，估计会让许多人不爽。

刃的唇边滑过一丝微笑。

不能说完美，但却是个可行的办法。

* * *

第二天一早，他就惊醒了。鸦片那恶心的甜味刺激着他的鼻子，刃跳了起来，看了看空空如也的公寓。

是梦。

只是梦。

慢慢地，他伸手抹了一把脸，深吸了口气。他的手下未经邀请是不会进入顶层公寓的，而至今他邀请过的人只有霏和米罗。

帮派大战在几个月前就结束了，但和平的确立却是漫长的过程。身为龙门的头领，他现在统领着三个帮派，而多年来，他与其他两派的相处一直如履薄冰。熊形者的余党不足为患，他们没有武器势力很弱。但虎会和猴帮每天都在刃的眼前晃悠——刃为了不弄脏自己的手，曾对他们见死不救，也难怪他们不信任他。

刃需要改变这样的局面。

耀眼的阳光透过天花板的窗户照射进来，他眨了眨眼，等到力量恢复过来才动了动身体。在椅子上睡可不怎么舒服。至少在他睡过去前，还是将笔记本电脑放在了咖啡桌上。电脑要是摔了可不妙，这玩意儿总是一摔就坏。

之后他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这么晚了。如果他想抢在来客之前到家，必须抓紧时间。

刃简单冲了个澡，刮了脸，去穿衣服的时候看到了自己在镜中的样子——脖子和胸口上留着细细的伤疤。想起那银线就让他痛不欲生，那东西竟然令他虚弱到身上留下了疤。

他皱起了眉。

他一生中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，只有这事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。背上纹着的那蜿蜒的巨龙，是他家族的标志，不能算。而那些伤疤代表了弱点——他曾认为自己不存在的弱点。

如果他要横扫海沃德家族，获得自己应有的领地的话，就不能有任何弱点。

在港湾城，他们管那些施法者叫“旧族”。那些人的祖先能追溯到两个世纪前，他们是这座城市最初的建立者。

不过，他们之前可没有面对过一头龙。

刃知道怎么用见不得光的手段。刃能够成为港湾城里仅余的犯罪集团头目，不是没有原因。黑街是属于他和他的帮派的，可不是那些坐收渔翁之利的富商轻松捞钱的地方。但区域规划委员会的成员们却没那么容易被收买。也可能，刃还没有找到令他们屈从的突破点。更不用说，刃固然有雄厚的财力做支持，但海沃德家族在当地政界的根基却很深且影响力巨大。

这就是他举办晚宴的原因——为黑狼帮的行动打掩护，以打探海沃德家族的计划以及找到CEO的绯闻证据。花了不少钱，但是目的达到了。

刃转身离开镜子来到进入式衣柜里。他选了一套西装，虽没有打领带，但他还是把头发打理服帖。

霏在正门前等着他，身后是一辆低调的黑色奥迪。刃上车坐在后座，由霏来开车。奇怪的是，这种模式好像约定俗成了似的。有段时间，刃就是出钱，霏都不肯与他同行。但在经历了那场帮派大战之后，霏竟然坚持追随在刃的左右，只不过这位虎形者还是很不爽就是了。

“为了盯着我？”当车驶上大桥逐渐远离中华城时，刃开玩笑

道。

霏从后视镜看了他一眼。他平滑又漂亮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，这让刃心里很不舒服。刃教霏如何在他真正的主人——毛姐，前任虎会头领——身边求生存，尽量免受其害。她就是控制住了刃并差点杀了他的人；也是她杀了霏全家，并强迫他出卖肉体。

“别人开车你放心吗？”霏问道。

刃笑了。“真扎心。早午餐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米罗在那边准备。他保证说不会出现红牛和吉利糖豆。”

“你竟然开起了玩笑！那只小狼崽对你影响很不错呀。”刃发自内心道，但霏可能永远不会这么想。用“复杂”来形容他们的关系，已经是最好的措辞了。“他做饭吗？”

霏摇了摇头。“我做。”

“没下毒吧？”

“这次没有。”

刃再一次笑了。复杂，是的。但他相信霏和米罗就像他相信自己一样。没有人能与他走得这样近。

“计划有个变故。”霏急促地吸了口气说道。

河水在桥下奔流，刃看着那浑水。“哦？怎么了？”

霏从后视镜与他对视。“安东尼娅·帕金斯死了，今天早晨发现的，心脏病。至少是这样宣布的。我们从警用电台里窃听到的。”

刃皱起眉头。“她这么年轻就有心脏病？”

“四十三岁。不太寻常，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。除非她家里人要求尸检，否则真正原因就不得而知了。”霏说着，好像刃不知道这层似的。

看来昨晚过后，海沃德家族加快了脚步。或者，也许只是一个巧合，只不过帕金斯刚好是他们从一开始就盯上的对象。她对刃的举措颇有共鸣——她是区域规划委员会里会为刃投票的委员。

妈的！这，就是他需要罗瑞的原因。

如果不抓紧行动起来，他会失去自己战斗得来的领地。

他们开车前往的地方是他位于奥兰多湖区的宅邸，那房子很低调。湖区在港湾城近郊，中间隔着广袤的森林公园，被别墅豪宅及高大的冷杉林所包围。这个住宅区聚集了港湾城最富有的住户，刃的家也不例外。

与生机勃勃但时常有危险情况发生的港湾城不同，奥兰多湖区一派安宁与祥和。这里也是旧族们的居住地。刃没有忽略这一点。

他的别墅以禅意为基调，致敬母亲的家族以及他的日本血统。与刃在中华城的总部不同，这座宅邸既不招摇也不喧闹。屋顶坡度平缓，整体是深色的木质结构，只有三层高。

墙壁是灰白色，与深色的木梁形成了优美的对比。

房子建成“U”型结构，环抱着内院，那里是一处修剪整齐的禅宗庭院，还有个锦鲤池塘。室内装潢则大体上是现代风格，装饰简洁，只在墙上挂了些艺术品：以龙为主题的古董画卷，还有其他中国画和书法作品。

所有卧室都是简单的榻榻米和蒲团——除了主卧，刃坚持在自己的房间里放了张超大又平整的西式大床。

当他们步入宅内，霏的肩膀紧绷了起来。他穿着袜子踩在地板上，令其发出了“吱吱”的响声。

刃皱起眉头道：“没那么糟吧，你曾经管这里叫家呢。”

“我从没称这里为‘家’过。”霏说着，转身走向了厨房。

米罗跑调的歌声从房子里传出。

想到自己之前做过一些错事，刃心生不悦，他甩掉这种感觉。他那些所谓的教导和关怀，多少伤害到了霏。他的所作所为没有毛姐那么邪恶，而且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无法挽回。不仅如此，即便可以重来，他也认为自己不会做任何改变。正是由于刃的缘故，现在霏活得很好，还找到了命定伴侣。

就是如此。

现在，刃等于是在玩火，但他们还有选择吗？当牵扯到他的城市和他的领土时，他能有别的选择吗？

毫无选择。

眼下，他必须阻止海沃德集团染指黑街。有趣的是，在这里被肃清之前，根本没人正眼瞧这片社区。他们没有为这里流过血、搏过命。但是现在，这群附魔师觉得他们能趁虚而入，从他的利爪下把它夺走？

没门。

第三章

第二天早晨，罗瑞的闹钟响起，把他惊了一下。他本能地想一巴掌把它拍停，之后想起来自己得出门，于是坐了起来把那烦人的响铃关掉。

跟房东约了早午餐。

没错。

酒保的制服堆在地上，罗瑞去洗澡时一脚跨了过去。他冲了五分钟的热水，头天晚上的一切记忆才慢慢爬回他的脑海。

去承办晚宴上打工。

一头龙。

迪克。

什么鬼？

但当他将一切完整地回忆起来后，迪克脸上的神情令他笑了出来。洗手间事件后，那混蛋一直盯着罗瑞和刃。而这……太爽了！

是啊，特别爽。

那混蛋甩了罗瑞。

难道罗瑞还会把迪克摁在墙上跟他热吻一番不成？

倒是当他站在刃身边的时候，类似想法不止一次冒出来。回忆唤醒了他本就半硬的老二。不用太多，单单想到龙形者那双有力的手，或是他们靠在一起时，对方身体那强壮又充满力量的触感。

妈的。那家伙是个自负的混蛋，居然敢把罗瑞当傀儡。但刃也确实性感得一塌糊涂。

刃说他们会床上，罗瑞记得清清楚楚。毕竟他那会儿还没喝多，虽然昨晚后半段一直浑浑噩噩的。既然免费，他为什么不能敞开了喝？

后来有人开车送他回家，罗瑞跌跌撞撞进了门，脱了衣服倒头就睡。

比较而言，这一切并没有预想中会发生的事那么刺激。

那可比他自己解决晨勃要刺激多了，可他眼下忍不住。罗瑞

握住下体，决心不去想刃。他用拇指爱抚着顶端，然后……去他的——龙渴求的笑容就涌进了脑海。

好吧，他确实应该跟刃回家。既然都调上情了，发生那样的事是理所应当的。说实话，此刻包裹住罗瑞的应当是刃的嘴，而不是他自己的手掌。

他用力快速地爱抚自己，呼出一阵阵白雾。体外是水滴，体内是火焰。罗瑞高潮时呻吟了起来，然后将额头抵在了冰冷的瓷砖墙上。

妈的。

好吧，这也是开启新的一天的一种方式。

总比老想着理查德好。

罗瑞洗完澡出来。他吹干头发，穿上一条舒适的牛仔裤和一件前胸的乐队标志印花的褪色黑T恤。那T恤很紧身，勾勒出他的胸肌线条以及乳环的形状。他在外面套了一件旧皮夹克，后知后觉地将头发捋到脑后。最后，他蹬上一双破旧的马丁靴——穿戴完毕。

跟罗碧不同，他的头发浓密笔直容易打理。眼下，他根本无暇关心自己的头发。房东几分钟后就要出现了，而他也不打算装模作样去讨对方的欢心。

钱包还在西装裤兜里，他在出门前掏了出来。打开之后，他看到了一叠钞票——昨晚逢场作戏的酬金。一张百元大钞裹着其他几张钞票，里面还有张纸条。

打给我：555-2419 刃。

他心跳加速。要不是门铃响的话，他就已经去掏手机了。

罗瑞吓了一跳，不太高兴地去应门。

一名矮个男子站在门口，用一双绿色的大眼睛仰望着罗瑞。

“罗瑞·苏利文？”

“您哪位？”罗瑞靠在门框上道。

男人不悦道：“你的新房东派我来接你去共进早午餐，记得这事吗？”

房东派了个司机来？妈的。那他干嘛还缺他这份租金？

“好。你叫什么？”罗瑞边锁上门边问。

“塞布斯汀。车就在这儿。”

一辆闪亮亮的黑色宾利停在酒吧门口。

罗瑞瞠目结舌。好吧，房东如果有宾利，他肯定是不稀罕他这点租金的。这时，一个不祥的想法闪过罗瑞的脑海，他觉得也许应该当机立断问出来。“呃，我的房东不会姓海沃德吧？”

塞布斯汀咧嘴一笑。“不，不是海沃德。那伙人超混账，对吧？”

“确实。”罗瑞嘟囔着坐进了后座。司机没有帮他开门，而他也不想坐在副驾驶位上。“你对海沃德家族了解多少？”

“挺了解了。附魔师，自觉比我们要高出一等。我是猫形者，你是火法师，我们差不多是一条船上的。”

“那房东也是我们这边的？”罗瑞问，在到达房东地盘前多了解一些信息总会有帮助。因为他基本一无所知，罗瑞也不知道要怎么说或怎么做。上一位房东偶尔才露一次面，修修漏水的管道什么的；那人从未邀请过他们共进早午餐。

“是啊。他是一位暗之民。”

他们的车开过森林公园，那些巨大的杉树遮天蔽日，然后向着奥兰多湖区驶去。

见了什么鬼。

罗瑞在裤子蹭了蹭手心，皱着眉看着窗外。“嘿，他不会旧族的人吧？”

一个能，而且正在把他耍得团团转的混账房东——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

“不是。”塞布斯汀说。

猫形者似乎无意闲聊，罗瑞只好任由恐惧在心中膨胀，直到车子终于停了下来。一栋巨大的别墅坐落在车道尽头，就像从另一个时空空降来的一样，与周围那些巨大的欧式豪宅格格不入。简单又低调。

不知怎地，感觉更不妙了。

“我不会陪你进去。”塞布斯汀说着瞥了一眼后座的罗瑞。

“可不是嘛。”罗瑞说着就下了车。他告诉自己，他不会搞砸这事。他得想办法给房租压价，好保住公寓和酒吧。罗碧可就指着他了。

他走到大门前。

敲门。

等待。

出现的是他在晚宴上见过的那位漂亮华裔男子。“把鞋脱了，然后这边请。”

罗瑞瞪着眼。“嘿，昨晚派对上你也在。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男人撇撇嘴道：“这边请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你不会告诉我你是谁了？”

“咸霏。你到底进不进来？”霏说着扬了扬眉毛。

总不能一直站在玄关吧，所以罗瑞进了门，弯腰解马丁靴的鞋带。

他跟着霏往房子里走，一直走到走廊尽头，拐了个弯进入客厅。要是换个情形，他可能会打开纱门欣赏花园中明媚的秋色，惊叹房间里的昂贵家具和墙上那些有趣的艺术作品——全是龙和书法。

但现在，罗瑞眼里能够看到的只有端坐在桌子前的那个男人。

月刃。

那头龙。

“苏利文先生，很高兴你能来，坐吧。你看起来脸色不大好。”刃说着靠在了椅背上。他一动，身上的黑西装就将他的身形勾勒了出来，里面是白衬衫，但没打领带。衬衫的扣子散着，锁骨一览无余。

罗瑞气得满面通红，火星从他的指尖冒了出来。他的身体恨不得将自己的衣服都烧掉，但他忍住了。“这、他、妈、怎、么、回、事？”

刃微笑道：“你是想听我解释呢，还是想把我的房子烧了？”

烧房子确实令人心身愉悦，但有百害而无一利。他熄灭了火焰，但留了一簇。“说吧。快！”

“如果你坐下我会很高兴。”刃说着指了指桌上的盛宴。好香，好诱人。蔬菜、肉类、饺子、茶，各式菜肴五花八门，两个人根本吃不完。好吧，除非两人中正好有一位是龙。

“我不是你的傀儡。”罗瑞咬着牙道。

刃搭起手指。他没有站起身，因为根本不需要。他倾身向前时就很有存在感了。肩膀及肱二头肌上的衣服布料绷得紧紧的，双眼闪着金光。“我请你就座进餐，并保证会给你解释一切。你不是我的傀儡，现在还不是。我有个提议，苏利文

先生，这个提议对我们俩来讲在很多方面都意味着双赢。你应该听一听。现在请你，坐下。”

罗瑞根本不想听话“坐下”，无论刃准备说什么。但当他转身想走时，一只老虎赫然出现在他面前。深色的眼睛，显露无余的犬牙，以及巨大的利爪，这令他改变了主意。是想跟老虎单挑呢，还是坐下谈谈呢？他皱着脸，步履沉重地走进客厅跌坐在椅子上。

“开心了？”

“还不错。路上顺利吧？”

罗瑞翻了个白眼。“别瞎客套，有屁快放。我没心情跟你耗，实话实说。”

刃报之以轻笑。

罗瑞假装对方浑厚的嗓音没有让他的下半身产生冲动，也没有让他去想象这头龙发出什么别的声音时的情景。去他妈的。他确实希望在自己的诱惑下，这龙能发出点别的声音。

“我之所以喜欢你就是因为这个，苏利文先生。你很有骨气，令人钦佩，特别是在跟我打交道的时候。”

老虎哼了一声，朝着拉门走去，最终消失在了花园里。

罗瑞舒了一口气看着刃。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昨晚把我耍了一道，是为了消遣闹着玩还是怎么？”

刃没有马上作答。他在两只青花瓷茶杯里斟了茶，将其中一

杯推给罗瑞，之后又夹了点吃的东西。每个小心翼翼的动作都牵动着罗瑞的神经。“我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对你的前男友彻底翻脸了。你通过了测试。”

“我怎么就通过了？”罗瑞盯着自己的盘子问道。

“其一嘛，你没有在洗手间里干他。”刃说着将茶杯举到唇边。像刃这么大块头的男人用这么个小茶杯喝茶，不该看起来这么阳刚，或者说，有威慑力。

男人的嘴唇擦在茶具边缘，罗瑞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是啊，没有他想得那么傻。

他皱起眉头，决定不去回应。在洗手间干迪克？他压根就没想过。好吧，也许有那么一点，但也就一毫秒吧。之后就没感觉了。“你确实是我的新房东，还是说这一切只是恶心人的玩笑？”

刃点了点头。“噢，是的。我为了你买下了那栋房。我需要你的帮助，而且不许你拒绝。”

罗瑞的心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着，他的嘴唇发干。这感觉就像迪克要跟他再一次分手一样，但不同的是，胸口的纠结取代了心痛。“你他妈什么意思？”

刃又抿了一口茶，吃了一个饺子才又开口。“我的意思是我有个提议。我是你的房东，既然你是按月付租金，那我就可以随时涨房租。这是你不愿见到的，我没说错吧？”

“当然，”罗瑞说，“那又怎样？”

“待我慢慢道来。耐心是美德。”刃说着又笑了起来。

罗瑞差点往龙那得意洋洋的脸上扔火球。他努力忍住了。勉强强吧。“好吧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”

刃叹了口气。“我说明一点。我买下你住的地方这事让你不爽，但你也毫无办法是不是？很好。我们双方在这一点保持一致。现在你知道这种感觉了。黑街有一大部分区域没有开发。那些老街区要么滋生犯罪，要么荒废。我本人倒是对这些地段有点兴趣。我希望那些地方能够发展起来，同时也让原来的住户住得起。但是，不是所有商人都是我这么想。”

罗瑞消化了一下他的这番话，双手扣住了椅子扶手。“是关于房地产的事？你他妈在逗我？”

“不。这不仅仅关系到房地产。关系到街区被中产化，以及现有住户因高涨的房租而被驱逐。住户们的福祉是我所关心的。上个月，你和你姐姐因租金而发愁的时候，那段日子有多困难，你也感受到了，对吧？这对于收入微薄的人群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他们会流离失所，被迫远离城市或者干脆无家可归。这就是海沃德公司想要的结果，也是我努力去避免的。”刃说。

罗瑞眨了眨眼，耸了耸肩，不知道还他妈能作何反应。“你知道我是个酒保，对吧？我做小本生意，所以我不知道能把海沃德公司怎么样。如果你这么有钱，那买下那片地，然后做你想做的事。你怎么不干脆去给住在那的人撒钱啊。”

刃笑了。“是的，我知道你是个酒保。撒钱不能解决现实世界的所有问题。海沃德公司看上了土地产权。他们希望能建

高端的高层公寓，抬价驱逐现有住户，但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区域规划委员会，他们中有五个是海沃德家族的干预下选出来的。就是说，这五个人会支持海沃德公司而不是我。我需要你，苏利文先生。因为理查德·海沃德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而你则是他的弱点。”

罗瑞因为这话笑了出来。虽然真相苦涩又郁闷，但现在这样想起迪克，他的心痛感却只剩下一点点了。奇怪，昨天的感觉明明要严重得多。“你到底要建什么？孤儿院？”

“是的，针对难民儿童。还有一系列廉租房和好一点的学校。这会重振商业，让整个街区自力更生，继而繁荣起来。很难令人信服吗？”刃问道。

罗瑞眨了眨眼。他第一反应是不相信这些屁话，但他觉得刃也不会对他坦白。“还行吧。你肯定知道是迪克甩了我。”

“这个我也知道，但不代表他对你没感觉。昨晚在洗手间他说什么了？”刃瞥了一眼花园问道。

罗瑞没有顺着去看。“他说你在利用我，而且你是个危险分子。也许他说得对。”

刃的脸被笑容点亮，眼角显出皱纹。“确实如此。我是在利用你，我也是个危险分子。但我也在给你个绝佳的机会，让你可以为港湾城的福祉出力。如果你附议的话，我会把我手里的房子给你住。免租金。这样除开每年的财产税，你的酒吧就能纯盈利了。”

罗瑞的心跳差点停了。可恶，这交易很不错啊——比他想的更

好。也就是说，刃想让他的是做大事，八成还是坏事。他在牛仔裤上蹭了蹭手心，眯起眼睛。“那你他妈想让我怎么做？杀人？”

刃摇了摇头。“不。你昨晚做的就是我所希望的。你将属于我，而我们会利用这一点扳倒理查德。当然，必须要演得逼真，但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因为最重要的是，我很愿意为此支付给你费用。”

要不是有肋骨和胸腔的话，罗瑞觉得他的心肯定就蹦出来了。他看着刃，整个身体都嗡嗡作响，他想挥拳又想大笑，都不知道该先做哪个。“你是想让我当你的‘风月俏佳人 [1]’只不过目的要恶劣得多？”

刃皱起眉头。“你指‘包养’？我们大可不必上床，除非你想。我是不介意。”

罗瑞的老二当然不会介意，但他的脑子却不敢苟同。“这算讹诈吗？”

“不，我又没用什么来要挟你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能会讹诈海沃德。但任何违法的事都不会牵扯到你，我发誓。如果问到你，你会对这些事‘完全不知情’。”

报复迪克。是啊，昨晚他脸上那种表情真的绝了。跟刃同处一室也不赖，就算什么都不发生。靠，罗瑞完全可以享受一点不需要走心的性爱嘛。但他眼下心火燎原，却不是因为这个。

“问我的意见有意义吗？我有选择吗？要么我答应，要么我

们失去酒吧。”罗瑞不悦道。

“来一边吃一边想吧。这买卖相当划算。”刃说着喝完了茶。

罗瑞看着饭菜和茶，直到它们混在一起变成一堆杂色。无论刃怎么说，这都像一场讹诈。这混蛋把他逼入绝境，只留了一条路给他，而这条路正是刃希望他选择的。

傀儡？

干大事。

好吧，去他的！

罗瑞站起来活络了一下肩膀，越过桌子朝刃扑去。两人一起向后倒去，桌椅和饭菜也都倒了一地。罗瑞对着刃的下巴就是一拳。

刃没有隔挡，嘴角现出一片鲜红的血迹。

“嗯，你把精心摆好的早午餐给毁了。霏花了不少工夫准备的。”刃说，好像罗瑞根本没打到他的脸一样。“还有你的衣服。太可惜了。”

罗瑞抬起拳头，咬着牙，那只老虎从门口瞪着他。他想知道在那家伙扑过来之前，自己可否放火烧它。然后他想起来这算谋杀——最差也是过失杀人——而他不想锒铛入狱。

刃看了老虎一眼。“我不需要他的保护，但这想法不错。现在你是要接着打我，还是同意我提的条件？”他扬起眉毛问道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他的双手已经放在了罗瑞的胯上，而刃

的碰触简直能烧穿罗瑞的牛仔裤。

“我可不是他妈的傀儡，答应我的条件，我才同意。”

刃露齿而笑。他有力的胸膛被压在罗瑞身下，尽管中间隔着食物残羹。“什么条件呢？”

如果他躲不掉这个游戏，他就得建立自己的规则，让他的付出有所值。“首先，你的目的是好的。而且我想要钱，就如你所说。至于上床？没问题，但要照、我、说、的、来。另外，你还得为罗碧的婚礼和蜜月买单，无论他们想要什么。明白吗？”

刃抓紧了罗瑞的胯，令罗瑞的身体紧紧地贴了上去。“我喜欢你讨价还价的样子。直击主题，而且你挥拳的劲头真给力。”

罗瑞下腹一紧。妈的，他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性致盎然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至少这龙还没有把他一口撕成两半。“所以呢？”

刃露出了尖牙。“我自己这边也要提一些条款：一旦这事情开始运作就不会叫停，直到我得到想要的地产。并且，这是我们的小秘密。你不能告诉别人我们的关系是假的，包括你姐姐和朋友们。只要他们问起这事，我们就是真的情侣。”

“好吧！”罗瑞想都没想话就出口了。

心剧烈跳动着，他看着刃笑盈盈的嘴唇和深色的眼睛，身体的每根神经都冲动得想要做点什么。于是罗瑞前倾身体，将嘴唇贴在了刃的嘴上。

火花迸发，唤醒下体，也跳动在他体内，最终深入灵魂。他的舌尖向前探去，刃欣然接受，微张嘴唇用丝滑的舌尖抵住了罗瑞。

罗瑞的舌头缩了回去，但他的嘴唇在刃的唇边徘徊了好一会儿。妈的。他可以再吻一次这个混蛋龙或者.....他站了起来，心怦怦地跳着，大口喘息补充氧气。T恤、牛仔裤、外套上都是面条，他满身都是饭味。他到底在想些什么玩意儿？

刃从自己西装上拎起一片牛肉放在一边。就算身上有一大片污渍，他看起来还是自信满满，充满力量。“如果你愿意答应这一切，我就需要你信守承诺。”

罗瑞用手抹了抹自己的T恤，将面条和豌豆甩到残羹堆里。
“你要我签字？”

刃起身从地上的残羹中拿出一个小盒子。“不完全是。”打开后，他递给罗瑞看，里面是一副黑色皮质手环。

罗瑞看着。“礼物？”

“是啊，戴上一个。这是誓言手环。我们都戴上，说出自己的承诺，完成后才能脱掉。”刃边解释边拿起一只扣在了自己的左手上。

罗瑞抚摸着那光滑的皮面。法力微微震颤着他的手指。“完不成会怎样？这手环会直接割掉一只手还是怎么地？”

“没那么恐怖。会稍微有点不适，但它会让我们两人都信守承诺。上面喂了咒语。你可以戴着洗澡，但你我之间的距离

不能超过五十英里，否则就会失去意识。公平吧？”

真是有够吓人的，但刃说得对。换作罗瑞，他还能指望刃如何信守承诺呢？“好吧。”他老大不乐意地将手环扣在了自己的右腕上。

罗瑞往门口看了一眼，但老虎已经不在了。很好，眼下需要点私人空间。

之后刃伸出他戴手环的那只手，罗瑞伸手握住。一阵颤动掠过他的身体，他的手指被龙形者冰凉的手掌包住。他们重复着自己已经同意的诺言，这震颤愈加剧烈，窜入他的手臂，直达手肘。他全身发麻，就好似一根电线将两人缠在了一起。颤动停止后，他的手就像沉睡过去了一般。

罗瑞甩了甩手，皱起眉头。

刃笑了起来。“看来我们已经被绑定了，苏利文先生。”

“行行好，叫我罗瑞。”

“罗瑞。”刃说道，嗓音低沉浑厚。

这令罗瑞脊梁一阵颤栗。也许这是他在过去三十分钟里，第一个符合常理的反应。他只是跟一个魔鬼做了笔交易。好吧，其实是一头龙，但这一刻，这龙跟魔鬼没两样。

[1]Pretty Woman, 1990年上映的美国经典爱情电影。女主角是一名应召女郎，身为企业巨子的男主角为了应对生意

场上的社交，雇佣女主冒充他的女友。

(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文，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。)